

求是文荟：《求是学刊》发刊200期

总主编：丁立群 李小娟

批判与反思

文化哲学研究十年

李小娟 付洪泉 ◆ 主编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求是文荟：《求是学刊》发刊200期

总主编：丁立群 李小娟

批判与反思

文化哲学研究十年

李小娟 付洪泉 ◆ 主编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批判与反思：文化哲学研究十年 / 李小娟，付洪泉
主编. --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1

(求是文荟：《求是学刊》发刊200期 / 丁立群，
李小娟主编)

ISBN 978 - 7 - 81129 - 352 - 4

I. ①批… II. ①李… ②付… III. ①文化哲学 - 文
集 IV. ①G0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7339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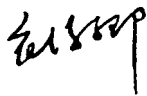
书 名	批判与反思：文化哲学研究十年
著作责任者	李小娟 付洪泉 主编
出 版 人	李小娟
责 任 编 辑	刘剑刚 梁 秋
出 版 发 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哈尔滨市学府路 74 号 150080)
网 址	http://www.hljupress.com
电 子 信 箱	hljupress@163.com
电 话	(0451)8660866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33.25
字 数	511 千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352 - 4
定 价	49.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求索与坚守

——纪念《求是学刊》发刊 200 期



已过“而立之年”的《求是学刊》，带着丰硕的成果和骄人的荣誉，迎来了发刊第 200 期的重要时刻。作为《求是学刊》一直的读者、20 多年的作者，特别是曾经 8 年的编者，我不仅为她日积月累的成果和荣誉而高兴，更为她始终不渝的精神特质而感动，这就是：对真理不懈的求索和对学术品位不变的坚守。

记得 1990 年我作为主持编辑部工作的副主编开始成为《求是学刊》的一个编者时，适逢《求是学刊》公开发行十周年，我在以“本刊编辑部”的名义所写的《唯实·求是·图新》的纪念文章中，开宗明义就清楚地表述了《求是学刊》的基本定位：

一本杂志的刊名绝非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从选定现有刊名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劳作将同人类最崇高的事业——真理的探索联系在一起，唯实、求是、图新将是我们永恒的座右铭。十年的心血、十年的求索，贯穿着始终如一的旨趣：求是！

令人十分欣喜的是，又过去了 20 年，《求是学刊》的这一学术品位和精神追求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已经发扬光大为自己鲜明的办刊特色。必须指出，做到这一点并非轻而易举：高尚的精神无疑在任何时代都会被人们所推崇、所崇敬，但是，要做到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对精神和真理保持敬畏而不为其他的因素所动心，无论对于一个人、一本杂志、一个学科领域，都是难能可贵的。距今差不多 200 年前（1816 年），大哲学家黑格尔在海得堡大学所做的《哲学史讲演录》开讲辞中就曾经感叹道：“时代的

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的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因为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①在今天日益丰富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经济的、行政的、人情的和其他非学术的因素,从不同方面挤压着学者的研究和杂志的办刊活动,在这种时代氛围中,要几十年如一日地排除各种干扰,坚守学术尺度和学术品位,更是需要毅力和定力。

因此,黑格尔呼唤一个“那前此向外驰逐的精神将回复到它自身,得到自觉”的时代,期待年青一代可以“不受扰乱地专心从事于真理和科学的探讨”。黑格尔强调:“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对于精神力量的信仰是研究哲学的第一个条件。人既然是精神,则他必须而且应该自视为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切不可低估或小视他本身精神的伟大和力量。人有了这样的信心,没有什么东西会坚硬顽固到不对他展开。那最初隐蔽蕴藏着的宇宙本质,并没有力量可以抵抗求知的勇气;它必然会向勇毅的求知者揭开它的秘密,而将它的财富和宝藏公开给他,让他享受”。^②

黑格尔这些充满激情的话语,穿越了近 200 年的历史时空,今天依旧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守望精神的灵性,坚守学术的神圣,并非是在追求一种孤芳自赏的清高,而是渴望着对人类文化中最优秀精髓的自觉传承。人作为历史性的存在,人类的足迹作为具有内在联系的历史,真正能够得以传承的无非有两种东西:自发的文化传统和自觉的文化精神。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知识的积累,特别是历史意识的觉醒,这种自觉地透视人类历史发展内涵、自觉地揭示社会现实的本质规定性的文化精神,越来越成为人类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我一直认为,杂志或期刊为自觉文化精神的生成、培育和传承提供了最好的寓所、平台、载体或温床。1665 年 1 月 5 日法国的戴·萨罗在巴黎创办的世界上第一本期刊就是《学者杂志》。经过 300 多年的发展,虽然杂志或期刊已经演变为多种类型,但是,学术期刊毫无疑问一直是最典型的、最有

①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1 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1 页。

②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1 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3 页。

影响力的杂志,这同它与人类文化精神的内在本质联系密切相关。众所周知,“Magazine”(“期刊”或“杂志”)一词源自法文 Magasin,原意为“仓库”、“知识的仓库”或“军用品供应库”等。但是,真正的学术刊物显然不是给定的、现成的知识的“仓库”,而是活生生的文化精神得以生成的历史地平线,是人类文明的自觉的守望者。

由此不难看出,《求是学刊》的精神追求和学术品位,并没有使之远离生活,远离现实,而是使之在更高的层面上凸显出强烈的现实关怀。我在1990年所写的《唯实·求是·图新》的文章中,已经阐述了这一点:

世纪之交将为人类带来新的机遇、新的希望和新的使命。

彼此冲突的人类理性将进行一次新的自我反思和批判,进行一场伟大的知识整合运动;四分五裂的人类历史将汇入马克思所预见的伟大的“世界历史性的”进程。而我们历经磨难的民族将逐步告别贫穷与落后的历史,踏上伟大的总体性的现代化的征程。总体性的现代化呼唤着总体性的理论。我们将同我们的读者和作者一道,以实事求是的研究来迎接这一伟大的时代。生活之树常青,理论也不应是灰色的。大变革时代的理论不是黄昏时才起飞的“密纳瓦的猫头鹰”,而是那传说中神奇的“风鸟”,她将为一个新时代报晓,也将为之献身。置身于伟大的人类知识整合运动之中,为现代化理论的建构而尽心竭力,这将是我们的唯实、求是、图新的宗旨。

翻开《求是学刊》的200期学术长卷,从20世纪80年代在全国独树一帜的生产力经济学研究和思维科学探索,到世纪之交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法制建构,从文学批评、历史反思到现代性的文化批判,处处透露出这一学术期刊对中华民族和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及对人类社会发展现实的理论穿透。

不仅如此,我在这里还想进一步挖掘出《求是学刊》更深层的学术追求。应当说,对真理不懈的求索和对学术品位不变的坚守不只是《求是学刊》的定位和办刊特色,在中国的学术期刊之林中,还有很多有影响的杂志,具有同样的追求和类似的定位。我想说的是,在《求是学刊》的学术定位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并继续培育更加值得珍视的精神特质和学术品格。具体说来,主要有二:一是正在走向自觉的“刊物的主体意识”;二是

正在开启的“刊物的国际视野”。

我在谈论“刊物的主体意识”时,是想表达这样的想法:我们在强调杂志或期刊的学术品位时,可以展示出不同的境界和追求。例如,我们可以突出学术期刊的开放的视野和胸怀,对于各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对于各种不同的学术兴趣和学术观点,不加限制地给予同等表达的机会,形成百家争鸣的格局。但是,我们也可以强调刊物本身的选择性,而不把刊物当做“安放文章的空架子”,这就是说,我们强调刊物要有明确的“主体意识”,要主动创造和引领特定领域、特定问题域的学术理论热点,积极地推动理论创新,自觉地培育学术流派和理论精神。后一种追求或境界显然要面对更大的挑战,付出更多的艰难探索和精神劳作,才有可能取得进展。但是,它一旦获得突破,其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显然会更大。在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法国年鉴学派的兴起和发展。1929年,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后多次更名,并于1946年定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这一学术杂志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成为几代持相同主张的史学家的主要阵地,形成了20世纪最有影响的史学流派和社会历史理论流派。从第一代代表人物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经第二代中坚布罗代尔,到第三代代表雅克·勒高夫、埃马努埃尔·勒华·拉迪里、马克·费罗等人,他们提出的微观史学理论范式深刻影响了欧美的历史学研究和其他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

《求是学刊》在这方面作了初步探索,其典型的研究领域就是文化哲学。1992年《求是学刊》率先在期刊界推出“文化哲学:跨世纪的思考”学术研究专栏,此后又先后设立“文化哲学: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文化哲学:后现代主义研究”、“文化哲学:全球化的文化反思”等系列专栏,培养了一批文化哲学研究者,使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成为目前中国哲学界最有影响的文化哲学学术中心,并逐步形成了把对人及其世界的形而上的理性反思和现实的文化历史批判相结合的独特的文化哲学视野,自觉地提出建构作为一种重要的哲学理解范式和重要的历史解释模式的文化哲学理论体系。尽管这些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已经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并极大地带动和引领了国内文化哲学研究的走向。

至于“刊物的国际视野”,显然不难理解,它强调的是:在全球化、信

息化时代,学术研究和学术刊物必须自觉地开启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当今人类社会的发展,包括所有民族的发展,面临的最大的具体情况,最大的现实就是全球化的进程和全球化的逻辑。用茨威格的话说,在全球化时代里,“我们岁月中的每个小时都是和世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样的背景中,尽管我们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依旧要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凸显中国特色,但是,无论要使我们的理论思考切中中国的现实,还是要廓清世界的变局,都必须站在全球化的高度,形成开放的世界眼光。在这方面,《求是学刊》有自觉的思考,从本世纪初,就积极开展各种国际学术交流,并在学术期刊界率先开设了“海外来稿”专栏,致力于国内外学术交流,为国内外的学术对话与交流搭建一个学术平台,促进学术期刊不断走向国际,探索开放式、国际化办刊的路径。这一栏目同样在学界产生了较好的反响。

我深知,《求是学刊》还很年轻,她的许多探索还处于初始的阶段,还有很多的局限性。但是,这不是她的缺点和弱点,而是她的希望、她的开放的未来。精神的追求和学术的探索原本就“总在途中”,真理的探求是永远图新永远不老的神圣事业,更是扎扎实实默默无闻永无止境的辛勤劳作。只要我们不懈地求索,只要我们不变地坚守,就会有越来越广阔的理论地平线在我们的眼前不断开启。我还是用1990年所写的《唯实·求是·图新》的文章中的话来作为这篇随笔的一个“结语”:

我们深知,历史不会只呈现玫瑰色,真理更不会一蹴而就,在我们有限的才能与宏伟的历史使命之间横着单凭我们自身很难逾越的时空。但我们坚信,我们同读者和作者的辛勤劳作,无论如何平凡,都不会毫无价值。“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泰戈尔)我们愿以自己的平凡换取真理的非凡,我们愿以自己的默默无闻换取真理的无穷感召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谨以此寥寥数语来纪念《求是学刊》发刊200期,我更愿意把这篇随笔看做自己学术跋涉的心路历程的记录。愿与《求是学刊》以及更多的学术期刊一道在精神世界中继续上下求索,为我们时代的破浪前行自觉地彰显理论的力量、真理的力量。

2011年1月6日
北京

目
录

第一编 文化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 3 / 衣俊卿 20 世纪:文化焦虑的时代
- 21 / 衣俊卿 论文化哲学的理论定位
- 33 / 邹广文 论改革开放中的文化价值冲突
- 45 / 何 萍 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文化哲学品格
- 57 / 邹诗鹏 文化哲学的现代性立场
- 62 / 马天俊 哲学的文化性与文化的哲学性
- 80 / 洪晓楠 文化哲学:21 世纪哲学研究的新范式
- 85 / 荆学民 文化哲学三形态检讨
- 92 / 陈树林 马克思哲学的文化哲学意蕴
- 101 / 车玉玲 文化哲学与人的存在境遇
- 106 / 强乃社 文化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规范性维度
- 116 / 王立志 卡西尔与文化哲学的进路
- 126 / 刘振怡 文化哲学的合法性探究

——从卡西尔的符号文化哲学说起

第二编 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

- 139 / 衣俊卿 中国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视野
- 152 / 张锡勤 论传统公私观在近代的变革

- 162 / 刘怀玉 列斐伏尔与 20 世纪西方的几种日常生活批判倾向
- 175 / 李文阁, 于召平 生活世界: 人的自我生成之域
- 186 / 杨 威 中国日常生活世界的人情化特质及其现代转换
- 195 / 李小娟 世纪之交中国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
- 202 / 王国有 论日常思维
- 210 / 王晓东 论日常交往
- 218 / 何 林 许茨的主体间性理论初探

第三编 全球化的文化反思

- 233 / 衣俊卿 论 20 世纪的文化状况
- 247 / 邹广文 人类整体发展时代的文化创新
- 260 / 韩 震 论全球化进程中的多重文化认同
- 271 / 黄慧珍 从“觉”与“醒”的视角反思东西方文明
- 284 / 阎孟伟 后殖民文化批判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 295 / 李庆霞 论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文化冲突
- 306 / 隗鸿飞 全球化超越民族国家, 还是超越民族文化
- 315 / 常晋芳 20 世纪中国文化的基本走向

第四编 现代性研究新视阈

- 327 / 陈嘉明 启蒙的意义与现代性的合理性
——福柯的“现代性的态度”
- 337 / 莫伟民, 汪 炜 启蒙的悖论及其出路
- 349 / 何中华 现代性与“人之死”
- 361 / 傅永军 以赛亚·伯林的“现代性”
- 373 / 汪民安 游荡与现代性经验

- 385 / 王新生 消费大众的精神空场与公共理性的重建
——关于消费社会与大众文化的一个关联性
考察
- 397 / 晏 辉 作为生活方式的消费与消费主义
- 408 / 沈湘平 大众趣味的权力化及其后果
- 417 / 王才勇 黑格尔:一个现代性的哲学回应
- 428 / 田鹏颖 现代性悖论的消解与社会技术的创新
——关于现代性问题的技术哲学思考

第五编 学术交流与对话

- 443 / 衣俊卿,丁立群 走近罗蒂
——与罗蒂先生关于分析哲学、后现代
主义和文化哲学的对话
- 452 / 杜维明,衣俊卿 儒家精神资源与现代性的相关性
——关于启蒙反思的学术对话
- 480 / 黄万盛,衣俊卿 在启蒙的地平线上
——关于中国语境中的现代性问题的
对话
- 505 / 丁立群 过程哲学与文化哲学:生态主义的两个理论来源
——与杰伊·麦克丹尼尔教授关于生态伦理和
后现代主义的对话

附录:

- 512 / 李潇潇 一份期刊与一个学派
——就“文化哲学”名栏建设访《求是学刊》
执行主编李小娟
- 517 / 后 记

自从20世纪80年代,文化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界一种新的理论范式被提出以来,对文化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就一直是该领域至关重要的理论议题之一。正是得益于基础理论的不断夯实,文化哲学才能在过去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保持持续的活力,并得以成功地应对文化现实不断提出的各种新的挑战。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化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秉承了其一贯的理论特质,不是把文化哲学作为僵化的理论体系,而是作为一种从事哲学的范式;不是把文化哲学看做一种部门哲学,而是看做所有哲学的内在特质,也即:所有哲学都是特定时代之文化的自我意识,文化哲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当代文化之自觉的、批判的自我意识。因此,为了透彻地理解文化哲学的理论精神,首先就要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状况有一个准确的把握。

把我们这个时代看做文化危机的时代,这并非是耸人听闻。20世纪是人类物质财富空前增长的世纪,但同时也留下了世界大战的阴影、自然环境的极大破坏以及科技理性的过度膨胀等,与此同时,物质生活的提高似乎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精神世界的衰落。历史并没有像人们曾经想象的那样,呈现出随着经济的繁荣文化自然而然地随之发展的图景,而是恰恰相反,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更像是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竞争状态。或许我们人类正是处于物质和精神所构成的一个具有有限边界的二元世界之中。总之,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前人类所面临的众多问题大多可以归因于文化问题,并且只有在一种自觉的、彻底批判的文化哲学的范式中才能得到澄清。而文化哲学的理论诉求正在于此,即:以人的生存状况作为其终极关怀;以为人类走出当前文化困境提供一条哲学路径为己任。

20 世纪:文化焦虑的时代

衣俊卿

无论从什么样的角度审视,人类历史都不是按着同样的节奏匀速前行的。在许多时代,历史像大自然的斗转星移和春去秋来一样沉默不语,像周而复始、平淡琐屑的日常生活一样平凡无奇;而在另外一些特殊的时代,短则数日,长不过数年,就演绎出在此后的历史和人们的精神心路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的、异常壮观的、惊心动魄的、史诗般的剧目。尤其在历史的精神内涵方面,漫长的“动物般的”贫乏的“无思想的”历史同希腊理性主义、先秦百家春秋、文艺复兴、“五四”新文化运动等激动人心的精神自由和思想解放时期相比,更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以至于有人从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中总结出奇特的“腰鼓现象”。人类文明,特别是东方文明的发展节奏呈现出非平衡或非均衡的状态,很像朝鲜人的传统乐器“腰鼓”的形状,两头粗中间细:远古时期(如先秦时期)精神和文化博大精深,此后是漫长的平稳继承期和持续期,直至现代科技文明的突飞猛进^①。

一、“轴心期”的历史精神在 20 世纪的命运

对于刚刚走过的 20 世纪,无论我们在价值学意义上作何种评判,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20 世纪人类历史内涵之丰富程度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高度。尽管有经济危机的困扰和不同经济体制的冲突,人类生产力并没有停滞,而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尽管有两次世界大战,特

^① 雷升:《上一次文明》,中国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89 页。

别是法西斯主义的悲剧,人类还是逃过了毁灭性的劫难,并且通过 WTO 规则建立起全球范围内的对话和契约机制;匮乏状况的缓解、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兴产业的崛起;信息化和数字化的革命导致人类精神生活的空前丰富;等等。所有这些,使 20 世纪人类文明成为突起的奇峰,傲立于人类历史长河之中。

然而,对于 20 世纪在人类文明史上的特殊地位似乎还不能只从以上几个常规的角度思考。著名历史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在人类历史中确定了一个“轴心时期”,并断言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一直没有超越轴心时期所奠基的人类精神根基和框架。但是,20 世纪似乎出现了某种突破轴心期精神框架的迹象。当然,要揭示这样一种重大突破,需要睿智而又深刻的洞见和缜密的研究。我们在这里提出这一问题,不是要立即进入这样一种分析,而是要说明 20 世纪在人类文明演进中的独特地位。

雅斯贝尔斯在描绘人的历史时,曾把公元前 800 年至 200 年这一时期称做人类历史的“轴心时期”(Axial Period)。他认为,在此期间,人类精神的基础同时地,而又分别彼此独立地奠定于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等古文明发祥地,而且人类今天仍然依托于这些基础。轴心期代表着人类精神上的觉醒,人类意识开始从历史深处的潜流中涌出,变成自觉的精神光环,照耀着原本沉默无言的历史。雅斯贝尔斯这样描写“轴心期”人的觉醒的基本内涵:“这个时代的新特点是,世界上所有三个地区(中国、印度和西方——引者注)的人类全部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询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他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①一言以蔽之,在这个重要的“轴心期”,人真正同大自然分离。人不再与植物、动物以及自然万物浑然一体,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在宇宙中所占据的特殊位置,意识到自己所独具的高于其他动物的理性、意识、自我意识、目的性等等。同时,人也意识到矗立于面前的庞大自然的神秘可怖和广袤无垠,由此而萌生孤独感、有限感和缺憾感,形成人独有的自我意识。

^①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8~9 页。

雅斯贝尔斯用自我意识、理性启蒙、人性的精神化、哲学家的出现、理论思辨、历史的反思、理智与个性等范畴揭示“轴心期”人类精神的主要内涵。我们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些精神特征和基本规定性实际上包含着现代西方工业文明赖以发展的以人本精神和理性为本质特征的文化精神。或者换言之,轴心期这些精神因素的进一步自觉、成熟与发展就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文化精神。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雅斯贝尔斯断言,轴心期所奠定的文化精神是此后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文艺复兴的人文启蒙、宗教改革的理性化和世俗化运动、现代科学的技术理性精神、启蒙时期的社会契约理念,都以不同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从轴心期汲取精神力量。“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①

可以说,雅斯贝尔斯对于这一轴心期情有独钟。他断言,人类历史可能出现第二轴心期,但是那一定在未来。20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的确是人类最伟大的时刻,但这并不是第二轴心期的到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轴心期精神的逻辑结果和实现,而不是它的否定。更为重要的是,以控制自然、消除匮乏为宗旨的科学技术在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人被技术所控制的生存困境,同时,也伴随着某种个性缺失、精神贫乏、爱与创造力衰退的问题。实际上,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这些问题,也正是20世纪人类所面临的主要困境。或者说,20世纪是一个充满悖论的时代:一方面,人类的精神力、物质生产力和探索研发能力都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得到了发展;另一方面,人类又遇到了与人类生存自我相关的、深层的生存困境。

上述分析为我们在深层次上确定20世纪的特有历史地位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思路。可以说,我们虽然没有依据断言20世纪在人类精神的历程中发生了类似于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的革命,但是,它的确不同于以往的时代。最根本之点在于,20世纪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所引发的全方位的社会历史变化,使得“轴心期”所确立的精神框架或精神基础在极

^①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端的意义上展示了自己的潜力和可能性,同时也清楚地展示出自身的局限性或极限,因此,也存在着人类精神新的、重大突破的可能性。

二、文化的自觉

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应当如何把握和准确界定“轴心期”的历史精神在 20 世纪科技发展的时代所展示的极限或局限性? 20 世纪思想家和理论家们对此作了许多深刻的探讨。尼采、弗洛伊德、存在主义等对以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为典型代表的传统理性主义的拒斥;韦伯、齐美尔、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对技术理性主义的批判;德里达、福柯等后现代主义者对传统逻辑中心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解构;等等,都在从不同视角切入有关人类精神状况这一世纪性问题,并给我们提供了富有启迪性的理论资源。如果我们在比较概括的意义上思索这一问题,似乎可以断言,20 世纪历史精神对原有内涵的批判、对原有限度的突破、对新的地平线的求索,都同文化在人类历史演进中的自觉直接相关。毫无疑问,人就是文化的存在,无论是脱离人的文化或没有文化规定性的人的存在都是不可设想的。但是,作为文化存在的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自觉到生存的文化内涵和文化规定性。因为,当人类自觉地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生存时,意味着人对自我的认识开始从外在的、人之外的眼界向人内在的、自我生成的眼界回归。而这是历史精神的了不起的飞跃。

这样一来,文化的自觉就成为我们理解 20 世纪人类精神状况和历史的深层内涵的核心问题。而实际上,文化也的确是 20 世纪人类精神生活各个领域的核心范畴。当然,文化的自觉不仅仅是一个平和的理论推演的问题,而首先是 20 世纪的现实的、焦点性的生存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文化的自觉和文化的焦虑是同一个历史进程和思想历程,因为,当 20 世纪人类自觉地意识到文化对于人的生存所具有的安身立命的、根本性的意义时,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文化的危机性的、悖论性的困境;或者说,当人们通过文化的自觉开始从自身确定生存的依据时,却惊讶地发现人类自己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历史行动和生存活动正在破坏着这一基础。因此,如果我们想要从根本上理解 20 世纪历史精神的处境,理解 20 世纪众多理论家和理论流派激进的批判意识,就必须从文化的自觉和文化的

焦虑这一核心问题起步。而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要列举并解读文化的界定、文化的觉醒、文化的焦虑、文化的危机、文化的批判这样一系列重要的,也是容易引起争议的概念。

文化在现代生活和现代理论中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然而,人们最习以为常的东西往往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东西。应当说,今天意义上的文化范畴在历史上出现较晚。据许多语言学家和文化学家考证,“文化”在拉丁语和中古英语中通常具有“耕耘”或“掘种土地”的意思;到了18世纪法语中,文化逐渐指谓训练和修炼心智、思想和情趣的结果和状态,指良好的风度、文学、艺术和科学;直到18世纪末,特别是在19世纪,文化才逐渐开始取得了它的现代意义,在接近文明的含义上得以运用,开始指谓个人的完善和社会的风范,包括习俗、工艺、技巧、宗教、科学、艺术等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随着文化学和人类学研究的进展,文化范畴的内涵越来越深化与丰富了,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侧面揭示和界定文化的规定性。在广义上,文化是一个大范畴,人们可以在不同层面对之加以理解和界定。就人超越了动物式的完全自然的生存方式而言,文化几乎可以涵盖古往今来人类所有精神的和物质的创造物,如政治、经济、宗教、艺术、建筑、科学、技术、哲学、教育、语言、习俗、观念、知识、信仰、规范、价值,等等。而在狭义上或在常识的理解中,人们习惯于把文化局限于文学、艺术、教育、宣传等具体的文化领域或文化形式,把文化当做政治、经济的附属现象或被决定的东西。

然而,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在本体的意义上,我们很少用文化指谓人之具体的、有形的、可感的、不断处于生生灭灭之中的造物,而是用来指称文明成果中那些历经社会变迁和历史沉浮而难以泯灭的、稳定的、深层的、无形的东西。具体来说,在文化哲学视野中,本体性的文化范畴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从人的生存的角度看,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文化并不简单地是意识观念和思想方法问题,它像血脉一样,熔铸在总体性文明的各个层面中,自发地左右着人的各种活动。胡适曾把文化定义为“人们生活的方式”,梁漱溟则把文化称做“人类生活的样法”。另一方面,从社会历史方位来看,文化不是与政治、经济等相并列的特殊领域或简单附属现象,而是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存在领域中内在的、机理性的东西,是从深层制约和影响每一个体和每一种社会活动的生存